

《location》

在声音中寻到  
向往的地方

《location》(向往的地方)是三人组摇滚乐队 She Her Her Hers(她她她)于2019年11月13日发行的第三张录音专辑,共收录11首歌曲。专辑融合电子、梦幻流行与后摇滚元素,将听者带入一片介于清晰与朦胧之间的内心场域。

《location》是一张兼具氛围与思考的专辑,中文直译为 地点,但显然不仅仅是地理概念,更是电子与梦幻的乐声中,构建出的私密又普遍的心灵坐标,表达着人的情绪与心灵状态。专辑封面设计延续了往期模糊与光影的美学,人从薄荷曼波色的清透湖面中心冒出,视觉与专辑主题呼应,就像鼓手松浦大树所说:希望乐迷在听歌时有一种旅游的感觉,封面就像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的小天地。我们希望听这张专辑的时候,每个人都可以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坐标。

专辑乐曲的编织以合成器、氛围铺垫和带混响的吉他线条为主,富有节奏感却不喧闹,营造出开阔、漂浮、轻盈的听感。歌词多以短句呈现,词句的间隙被鼓点、贝斯声填充,配合主唱高桥启泰空灵而柔和的声线,仿若梦境中的低语,从空间最深处传入脑海,诉说着人性的多面魅力。

11首单曲,气质统一但不单调。开篇曲《Law of Attraction》(吸引力法则)是让灵魂踏入音乐领地的序幕,以合成器和循环鼓点营造出朦胧氛围,引领听众进入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。其后的《Foggy Moon》(雾月)则是氛围深化的关键,旋律流动、节奏克制,却在细微变化中让人心绪随之波动。最后一首《Day Tripper》(一日游)收拢情绪,歌曲以隐喻性歌词描绘现代青年在现实压力下的精神漫游,呈现对自由向往与归属渴求的矛盾性。仿佛一场短途旅程后的返程凝视,带着余韵与空白。

《location》的意义,在于它将 地点 从外部空间转化为内心意象。每一首歌都是一个 地点,承载着不同的氛围与记忆,淅沥雨中的独自沉思、夏日街角突袭的悸动、蒙蒙雾霭中不确定的抉择。听众在音乐的指引下,不断穿梭于光与影、真实与虚幻、距离与亲近之间。这种声音上的旅行,让人意识到音乐不只是旋律与节奏的组合,更是心境与记忆的容器。对于喜欢在声音中寻找情绪寄托的听者,《location》是一张值得反复聆听的专辑。



融媒记者 王玗铮



《红猪》

当中年人决定  
变成一头猪

对中国观众来说,宫崎骏的作品总是围绕着夏天、少年、治愈这些关键词。然而在1992年,宫崎骏创作了一部风格极其特殊的作品——《红猪》。比起此前的《龙猫》和此后的《千与千寻》,这部作品没有少年的天真、冲动和活力,反而带着中年人的颓丧、失望与堕落。

许多影迷认为,这是宫崎骏最具个人作者性的私密之作,宫崎骏本人也多次坦言,这部作品的主角是最像自己的。它像是宫崎骏借着 红猪 的外壳,讲述了一个半自传体的成人童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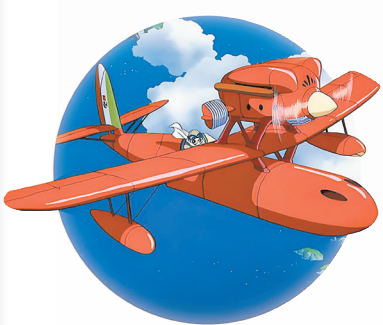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发生在一战结束后的意大利。主角波鲁克·罗索原本是效力于意大利空军的王牌飞行员。然而经历了一战之后,他对贪婪、好战的人类彻底失望,于是对自己施下诅咒,把自己变成了一头肥胖丑陋的猪。他再也不为任何人效力,而是成为了赏金猎人,驾驶着一台红色飞机,以自由之身打击当地的空中劫匪。

因为驾驶飞机技术精湛,有关 红猪 的传说纷繁多,其中也包括 谁对波鲁克下了诅咒 的疑惑。随着情节推进,多重证据指向了同一个结果——成为一头猪,是波鲁克自己的选择。他好友的遗孀吉娜点明了所谓 诅咒 的本质:他以猪的样子出现,是为了不再当一个人,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诅咒。同时,波鲁克本人也多次表达了对人类身份的厌恶,并说出了 叫我变成法西斯,我宁愿当猪。

成为了一头猪后,他不再为国家、政治或道德绑架而战,而只为自己的原则而战。牺牲了人类的面孔,是为了守住他更为看重的尊严。

而为何宫崎骏会创作出这样一部看起来有些消极的电影?或许结合时代背景可以更好地理解。1991年,日本经济泡沫破裂,股市、楼市接连崩溃,随后便进入了长时间的经济停滞。在此背景之下,诞生出这样一部讲述理想主义破灭的电影也不难理解了。

正如宫崎骏所说:在一个衰败的时代,保持自我已是一种反抗。或许这部电影就是他在那个时代背景下,保持自我的方式,而借红猪之口说出的,也是他追求自由的宣言。



融媒记者 俞舒梦

《我胆小如鼠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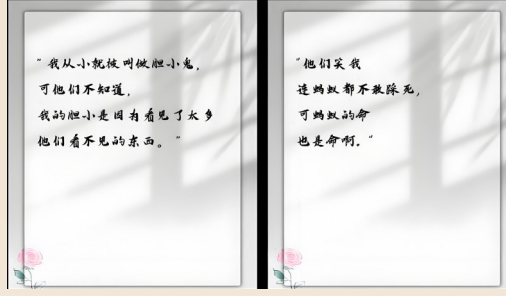
在懦弱中窥见  
深层人性回响

余华的小说常常带有一种冷峻与锋利,他笔下的世界荒诞、残酷,却又令人无法回避。从《在细雨中呼喊》到《活着》《许三观卖血记》,他的小说总在残酷与荒诞的现实中寻找人性的真相。而短篇小说《我胆小如鼠》,虽不似长篇那般恢宏,却在简短的篇幅中,浓缩了余华一贯的人文关怀与社会思考,以冷静刻刀雕琢出特殊年代里小人物的生存困境。

《我胆小如鼠》在叙事上保持了余华特有的冷漠笔触,没有宏大场面,也没有激烈冲突,却通过细微的日常描写营造出压抑的氛围。小说主人公杨高是一个天性善良、顺从、遵守规则的人。他不敢打架、不敢闯红灯、不敢对别人恶语相向。他的胆小本质上是一种对生命、秩序的尊重和对伤害他人的恐惧,这是一种文明社会应有的、合乎人性的品质。但相较杨高的 胆小,小说里的社会却崇尚吕前进那样 勇敢 的人。这种 勇敢 其实是野蛮、残忍和麻木,他们用敢于打架斗殴、敢于破坏规则、敢于欺辱他人、用暴力确立自己的地位。善良守序成了被嘲笑的 胆小,暴力无序反而成了被崇拜的 勇敢。小说通过这种强烈的反差,尖锐地批判了扭曲、病态的社会价值观。

小说里,余华没有将主人公塑造成英雄,而是让他保持脆弱,以此告诉人们,现实并非总需要昂首阔步的形象,胆怯也是存在的一部分。或许,这正是余华作品的动人之处,在残酷与冷漠中,仍能让人感受到深层的人性回响。

这部小说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。在一个人人追求 成功 强大 的时代,余华提醒我们重新思考那些被污名化的品质——胆小 可能是一种审慎,懦弱 可能是一种善良,退缩 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。最大的勇敢,或许就是敢于承认自己的胆小,并拒绝参与那些被社会认可的 暴力游戏。



融媒记者 郑旭华